

过几天香港老人的日子

曹景行

最近回香港办事处兼避寒，跑得最多的却是附近两家电影院，步行都不到十分钟。算了一下，前后十天居然看了八场电影，过去几年加在一起也没这么多，真有点疯狂劲吧。回上海前一天的下午连着两场，当中间隔二十分钟，只来得及吃个面包充饥，又与老伴接着看最新大片《THE POST》(华盛顿邮报)。

不只因为多部好片子同时上映，都是这届金球奖获奖或入围的，也因为香港老年人看电影有优惠，趁机会多多享受。早上第一场一般只要港币二十五元(约合人民币二十元)，其他场次打折五十元。老年人有的是时间，不少人成了电影院的常客。附带说一句，年岁大的即使非香港居民同样可以如此，售票和检票的通常也不会核查年龄，人家相信你么。

这些年香港社会对老年人的照顾越来越多，比如拿着政府发给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的黄色“长者卡”，到一些连锁快餐店吃下午茶就可以免费喝咖啡；有时就会看到好几位老人凑在一起吃一两客点心，每人一杯咖啡，喝得高兴也聊得高兴。最大的优惠还是乘坐公共交通，使用绿色的长者公交卡“八达通”，地铁不论多远都是港币两元，公共巴士或者半价或者也两元，有时一个单程就可以省下十多块，我这十天东奔西跑得还真不少。来往香港机场的铁路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对长者“八达通”票价减半，单程原来一百十现在只收五十五。除了减票价，这张绿色的长者交通卡最近又有了新的用途：一些路口开始试用智能绿灯延长装置，老人“拍卡”嘟一声后，绿灯时间就会延长四秒钟，方便他们过马路。

这趟回香港我还配了一副很不错的眼镜，第一次享受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券”。原先要年满七十才能得到的这项福利，如今放宽到六十五岁。一年两千元，两年为四千，如果不花掉下一年就不再给了，账上总额最高就四千。但不看病可以配眼镜，近视老花都算病。好多眼镜店门口贴着相关告示，专门招徕我们这种老年客户。按照政府规定要有合格的眼科专业人士验光，证明你确有戴眼镜的需要，还要核对身份证查明正身。只是有的店铺为了多做生意就不那么严格，政府也不可能管得那么仔细，要钻个空子并不难。

说了这许多照顾和优惠，香港老年人总体生活应该不错吧？其实不然，因为老人不可能只靠坐车、看电影、喝咖啡就能过日子。因为香港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退休保障体系，除了政府公务人员，普通打工者年老后完全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社会医疗保险，更没有社会化的养老服务。

三十年前我初到香港，只有不多一些大公司实行公积金制度，一般是员工

和公司把相当于工资百分之五的金额存入专门投资基金，个别条件好的公司还会出到百分之十。这笔钱要等员工退休或辞职时才能拿取；工作年限短的，往往只能得到自己积存的那部分；十年工龄或更长的才有资格把老板放入的钱全部拿走。直到本世纪初，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实施强制公积金制度，要求所有公司企业都必须这么做。

即便如此，也只保障打工者退休或离职时有一笔活命钱，用不了几年就会花完，谈不上养老。最近有一项调查估计，按照香港人目前的生活水准，要维持退休后二十年的日子，每人最少要储蓄五百万元港币才无后顾之忧，实际上却只有四分之一的退休人士达此水平。这里面没有把住宅资产计算进去；面对香港不断高涨的房价和房租，退休老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房产又没有穷到可以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日子一定更加难过。

香港人懂得未雨绸缪，退休前有能力买楼的尽早“上车”，即使要干到退休才能还清银行贷款也只得咬牙承受。还有就是投资理财，多少会买一些股票。我三十年前移居香港时就听说，好些街市卖菜阿妈或打扫办公楼的阿婆每个月都会买一手汇丰银行股票，长年累月就能老来无忧。时至今日

日汇丰早已没有当年那般风光，有眼力的阿婆阿妈应该早早入股腾讯才对。香港人多数白手起家，如果靠辛苦打拼加机遇上升到中产，到老手中已有一笔年年生息的积蓄，甚至还有楼每月收租，当然可以安度晚年。只是如前所说，多数老人做不到。

香港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再过几年，退休老人将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目前香港政府为七十岁以上老人及部分收入偏低的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一笔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意思是给老人买水果改善生活，今年2月起从原来的1290元提高到1325元，跟通胀幅度差不多。另外，比较困难的老人还能得到长者生活津贴，今年2月由2495元加到2565元。两笔加起来不到四千元，要对付基本生活所需仍然十分勉强；申请者还必须常住香港，近年来才对回广东、福建养老的放宽限制。所以，有关调查发现七成香港退休者希望重新工作，也就不奇怪了。

最近香港法庭审理了一个怀疑盗窃商店“印花”条的案子，最后被判无罪的连锁药店店清洁工李淑卿，就是一位七十七岁的阿婆。差不多年龄的阿公阿婆做大楼“看更”(守卫)，或在餐厅端菜洗碗，做那些年轻人不愿干的活，今天在香港相当普遍。街头和地铁站附近还经常可以看到捡废纸和纸皮箱的老

妇人，推着沉重的平板车上坡下坡，很是辛苦。这两年香港的免费报纸由盛转衰，加上今年开始内地限制进口废纸，她们的生计明显受到影响。

如何让老年人有体面地重新工作，正是香港社会一大新课题。这次回香港，朋友带我去了一家以银杏叶为标志的“长者就业”餐厅，进门就看到墙上的一行字：“有一天，当你八十岁，还有多少追梦的勇气？”主办者的宗旨是“为有需要工作的长者们提供就业机会，使其发挥所长、自食其力及重拾自信自尊，享受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里面打工的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纪最大的已经七十五岁。

餐厅已经开张一年多，生意不错，客人有老有少，中午和晚上常需预定才有位子。除了菜色，最吸引人的还是里面的温馨融洽气氛，叫人留恋。每晚还有乐队表演助兴，星期五出场的名为“元老队”，全由老人组成，唱的都是中外老歌，特别活跃。我们去的那天，光是“生日快乐”就唱了四次。顾客在墙上留言“人虽老，心力未曾老”、“WE LOVE YOU,加油！”等等，应该是对这些老人最好的褒奖。再过几年我如果重回香港居住，希望有机会加入他们当中，尝试过一种充实而快乐的老龄生活，何况这个餐厅离我家并不远。



笔会

东方之珠 (水墨画) 王秋童

我们一直盼望有个好天气，去盛名远扬的海驴岛。据说那里海鸥翻飞，美丽如画，是鸟儿的天堂，所以有人把它誉为“鸟岛”。但当地人一概不认这个美好的新名，而坚持沿用个古老而又野性的名字——“海驴岛”。可是为什么会有如此粗蛮的名字？站在海边遥望大海，原来那个岛就像一头伏卧在波浪之中的“驴子”。当地人欣赏这种动物，并不觉得粗野。就我个人来说，认为驴是最可爱的动物之一，美丽温顺，任劳任怨，是动物界少有的品质高尚者。

在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清晨，我们乘游船出海了。进海后才知，目测只有十几里路的海驴岛，其实还要远。行驶了五六分钟，好像风浪突然变大了，船舷上不断扑进海水，我们不得不回到舱内，隔着玻璃瞭望大海。远处迷雾中还有一些远远近近的小岛，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原来东海里散着这么多的岛屿，怪不得自古以来就有“仙山”的传说，海雾中时隐时现的山头实在让人浮想联翩。

一群海鸥一直追逐着我们，盘旋鸣叫，好像发出询问：“是我们村去的吗？”是的，海驴岛就是海鸥的群居地，是它们的村庄或城市。它们为我们引路，就像平时客人接近村庄时，常常从村里跑出一帮孩子一样。有去过海经历的都知道，海鸥对人非常友好，是最可靠的伴侣。它们陪伴渔人有时真的是出于好奇，而不仅仅是为了讨要一点食物。它们喜欢岸上的人，愿意一路搭讪。我们四月的海边与陆地完全不同，嗅不到多少春天的气息。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感到海中万物的变化，捕捉一些春消息。每到四月，海的深蓝色就会变得浅嫩一点，包括这些海鸥，似乎都变得格外活泼。

我们终于接近了海驴岛。海鸥迅速变多，像飘动的云彩和周围的雾气，上下翻飞，四处盘旋，叫声震耳。它们早已习惯了这条航路上来往的客人，但还是如此热情。这些海鸥多么美丽，像鸽子一样纯洁明媚，但比鸽子多了一份勇武和野性。我们站到甲板上向它们挥手，它们用独特的外语即“鸟语”与我们对话，可惜我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培养出一名翻译。

海驴岛的鸟

张炜

登岛了。沿峭壁搭起的栈道几年前才换成钢制的，据人讲以前这里是木头搭成的，常常朽掉，有时游人根本不能从这儿通过。下面是汹涌的大海，旁边是陡立的岩壁。我们小心翼翼往前，穿过了一个很大的海蚀洞，就像通过一道厚厚的城门似的，由此才算深入了海驴岛的内部。原来这是一个不小的岛屿，远远大于预估。岛的东部是平缓的漫坡，这儿栖息着大量海鸥。几乎没有别的鸟，全是海鸥的洁白身影。春天正是产卵的季节，卧伏的鸥鸟一动不动地看着游人，即使他们走近，离它只有一米远了，它们还是那样看着。我们很少有机会这样靠近了观赏它们，这儿儿心中全是欣喜。世上大概没有什么动物比海鸥更干净，看额头多么光洁滑溜，周身一尘不染，双羽一丝不乱。在我们的经验里，美丽的海鸥有点儿像四蹄动物中的猫，妩媚、可爱、漂亮，却同样是一种勇猛的猎手，本性凶悍，英武，属于猛禽，对鱼类来说，它们甚至有点凶残和嗜血。

人们无比喜欢这些可爱的鸟儿，比如现在的海驴岛有了海鸥救护站，专门医治受伤的海鸟，这让作为游客的我们感到了温暖和体贴。爱情和挽救其他生物，这让人想到自己的处境，比如联想到自己在可怜无助的时刻有可能遇到的援助，有一种安全感。是的，人类怀着这种心情对待周边的动物，比如眼前这一只只飞鸟，正是善待自己安慰自己，好极了。人类就在这种美好情感的鼓舞下，有滋有味地生活：人与人之间，人与其它生命之间，就这样互助、安定、鼓励。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的路还有很远，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永远是欠缺和不够的，还要更多地努力才行。

现在的海驴岛已成为当地收益可观

的一个旅游景点，很多游客从遥远的地方慕名而来。在现代传媒的帮助下，海驴岛已闻名遐迩。据说西部高原地区还有个“鸟岛”，不知岛上的鸟类是否像这里一样单一。还有渤海里的“蛇岛”，它们都同样神奇，让人忍不住想去一探究竟。岛上海风巨大，有的特殊地段风力足有九级以上，有一次我通过一个崖口时险些被吹倒，不得不紧紧地扳住身

的石块。“这里的风一直这样大吗？”我问旁边的人。他说：“今天并不是风最大的时候，如果再大一点我们就不能来岛上了。海上的浪很高，岛上的风更大，有些地方就无法站立了。”

我们在岛上经常看到竖起的牌子，上面写了一些善意提醒和规定：不要自拍，不准捡拾鸟蛋，不准威吓鸥鸟等。山坡上花开草绿，一种海驴岛独有的油菜花开得好不烂漫，让整个海岛一片金黄。有人说，就为了使这片花海更为壮观，管理者曾专门移来许多，却发现根本无法存活。原来岛上的鸟类在此地生长的“土著”，才能适应这方水土。

吴敬梓写杜慎卿集合南京所有戏班进行会演、排定名次，并题为“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就是对上述素材进行的匠心独到的创作。“音韵悠扬，足唱了三顿饭时候才完”，应是南戏昆腔。昆腔曲美词雅，深得士大夫喜爱，他们把度曲填词视作风雅之事。

吴敬梓写杜慎卿集合南京所有戏班进行会演、排定名次，并题为“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就是对上述素材进行的匠心独到的创作。但是，如果没有明清南京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没有文人学士对昆剧的嗜爱和推进，作者断不可能作此奇妙精彩的描绘，这是毋庸置疑的。

的石头。“这里的风一直这样大吗？”我问旁边的人。他说：“今天并不是风最大的时候，如果再大一点我们就不能来岛上了。海上的浪很高，岛上的风更大，有些地方就无法站立了。”

我们在岛上经常看到竖起的牌子，上面写了一些善意提醒和规定：不要自拍，不准捡拾鸟蛋，不准威吓鸥鸟等。山坡上花开草绿，一种海驴岛独有的油菜花开得好不烂漫，让整个海岛一片金黄。有人说，就为了使这片花海更为壮观，管理者曾专门移来许多，却发现根本无法存活。原来岛上的鸟类在此地生长的“土著”，才能适应这方水土。

这片黄花和这些鸥鸟，才是海驴岛的真正主人。

2017年10月

秦淮河边，观剧观灯

郭黎安

琵琶、三弦子、拍板等。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午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等舞蹈杂技。万历以后南戏兴起，始有弋阳、海盐二腔，后又出现了昆山腔。乐器也改用洞箫、月琴等。声调清柔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穷之精，靡然从好。”30回王留歌所唱的长亭别，”音韵悠扬，足唱了三顿饭时候才完”，应是南戏昆腔。昆腔曲美词雅，深得士大夫喜爱，他们把度曲填词视作风雅之事。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秦淮灯火起自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因四海统一，下令于元宵节在河上燃放水灯万盏，以示欢庆。后相沿成俗，历明清五六百年不竭，尤以明季和清乾嘉间为最盛。《板桥杂记》云：“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幕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榘击鼓，踏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闹达旦。桃叶渡口，秦淮渡喧声不绝。”

秦淮灯船不仅限于新春元宵，而如吴敬梓所说：“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清时，南京风俗凡富厚人家，夏日须请学馆教席和新婚女婿泛舟秦淮，消暑纳凉，称为“凭水”。遇到宗教节日或丧亲等事，亦可雇船做佛事。楼船歌舫集中在利涉桥以东：“金碧辉煌，外施步障，中流几立，不费推移。”其余的有边篷、鸟篷、漆板、藤棚、走仓等大小不同的船只可供租借游览。

“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角灯，一来一往，映在河里，上下明亮。自文德桥至利涉桥、东水关，夜夜笙歌不绝。”逮至清秋时节，“那秦淮河另有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蒙。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到晚，做得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41回)这些描写既真实又形象，展现了明清时秦淮河灯船的盛况和南京市民的生活情趣。

天上月色移世界

李金宇

月境与园林

善借自然，奴役风月，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大特色。而楼台赏月、借月造境，便是常用的手法之一。看月，本无处不可，但在园林中看，似乎有着特别的味道。小品文大家张岱在其《西湖七月半》里，就写到杭州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普通百姓竞相云集公共园林的西湖，不为其他，只为看月。而月下的西湖，则是“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颦面……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月与园林，可谓是互相生色，园林之景在月光下，呈现出另一番妙处。明代袁宏道认为西湖最美的时段，不在早晨、不在午后，而是在云破月来之时，“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态，别是一番趣味。”月下观景，感受大异于平常，如苏州水木明瑟园中有一桥，月夜行其上，所见是“前后澄潭映空，月夜沧漭泛港”，其感受是“如濯冰壶。”(何焯《评上书屋记》)如濯冰壶，也就是仿佛沐浴于一片清凉的世界中。清顾宗泰在《月满楼记》一文中，则详细写出了他月下登楼观景的那份感受，“当其晓露初收，残月未落，余光耿耿，斜照疏棂，朗然清明之气之在怀抱也。及其夕阳归岫，碧汉横空，皓魄一轮，正当三五，将湛澄虚，不特星晨之可摘，而夜光之可揽也。”

这一切，正如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中所云：“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涧，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浅；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怛之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宗白华先生在引这段话时不无赞叹：“月亮真是一个大艺术家，转瞬之间为我们移易了世界，美的形象，涌现在眼前。”月的神奇正在于此，不但移易了景，也移易了观者的心情。当山川草木、亭台楼阁、小桥曲径笼罩在烟月之下，人们会不期然而被感染上淡淡的忧伤、淡淡的美。不然，朱自清先生何以会在清华园的池塘边写出弥漫着淡淡忧愁的名篇《荷塘月色》，当然，促使朱自清先生灵感的恰恰是朦胧的景，朦胧的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在淡云微月的感染下，中国人那根根极妙、极高雅而又极敏感的心弦，便被这流光迷离的月色轻轻拨响了。

或许，正因为月在观景中太重要，故园林中多设有赏月的建筑。如北京颐和园有邀月门、月波楼，苏州耦园有赏月楼，扬州寄啸山庄贴壁假山西北磴道上的半月台，西部复道楼廊尽端旧有的半月台，按陈从周先生讲，就是分别用来观看升月与落月的。而所有建筑之中，赏月最佳的场所，又非亭莫属。从亭的题名就可看出，望月、拜月、待月、得月、近月、月到风来等名称，不一而足。如苏州遂初园的掬月亭，俯临清流，即为赏月而设，“倒涵天空，影摇几席，于玩月宜。”(沈德潜《遂初园记》)

当然，园林中好赏月，不仅反映在题名上，还反映在建筑设计上，如清代扬州的二分明月楼，园子不大，但主题突出，围绕月亮做足文章。除匾额、楹联、廊壁雕刻的内容与月有关外，就是各式建筑景观也都以月为造型，门洞为圆月、半月状，洞窗、水池为月牙形，就是横跨水面的一弯窄桥，也作成倒扣的弦月。而最被称

道的是它曾经早园水做的营构特色，原来园中无水，在利用假山起伏，平地低降的情况下，则是通过“月来满地水”的诗境让人意会、联想的。月下赏月，有清光万里，皎洁似水之境，也有薄云飞天，迷离似烟之境，无论如何，都是因为多了一层绰约婆娑的光影之美，如苏舜钦记“沧浪亭”周围景致之所以与风月相宜，是因为“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扬州名园瘦西湖小金山下，有一组建筑，题名琴室、棋室、书室、月观，分别对应“琴、棋、书、画”，而月观谓之画室，是因为月易画境，诚如北宋文同《新晴山月》诗云：“高松漏疏月，落影如画地。”可以想见，扬州月观的月下风景，大约正似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中所描写的：“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可以说，园林月景之美，美在情境，美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产生了“灯下看月，月下看美人”的情境，这比起日光朗照的氛围来，当有不一样的韵味。此时，月景使人心与物像之间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感应作用，达到了“物化”的审美境界。如东坡《海棠》诗所写：“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首极具园林情调的诗(廊是中国园林里最为常见的建筑)，把海棠、庭院在月下的情态，渲染得让人心醉。在朦胧的月色之下，确定的形象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模糊之间，是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还是花诱人，花到人里来。月光的朦胧，使园林景观在缥缈缈缈里，从有限被导向了无限，导向了若有若无的存在。景物置于其中，生出的是观者无尽的遐想。此时，风景的形质得以消解，而蕴藉在风景中的精神与人的情感却产生了奇妙的反应，因人而异，因情而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观月景，会发出“风前闲看月精神”这样的豁达之语，而有人却是发出“但留风月伴烟梦”这样的慨叹之词。

在这种情况下，对园林月景的欣赏就不再是简单的视觉过程，而是演变成哲思的过程，是由静的观照到心的流动的过程。此时，游者对园林美的体验，也不只是眼睛在看，更是心灵在看，这或许才是中国园林中月境所散发出的艺术魅力。